

孔子聖蹟

莊祐甫題



至聖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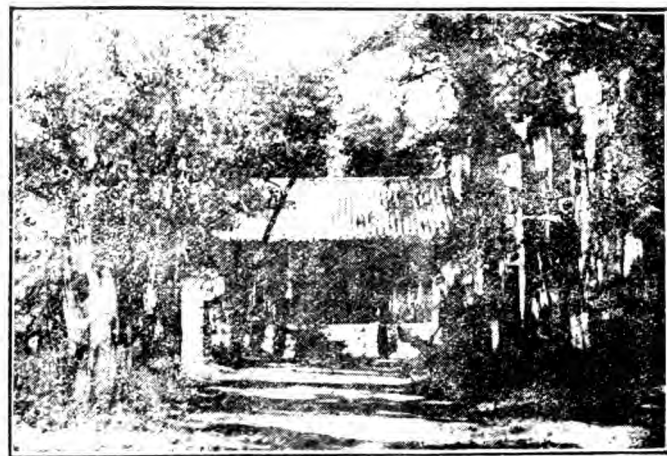


端木子夏子鑄
先師楷木遺像

墓 聖 至



門 墓 聖 至



序

大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羣聖之大成。如天覆地栽。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後生末學。仰彌高而鑽彌堅。雖欲從之。未由也已。然高山景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憶自勝衣就傅。卽讀孔子書。第小子何知。習句讀。專記誦而已。無與於孔子之道。問學也。及長稍明詞意。僅爲訓話詞章之學。而於孔子之言行。若卽若離。仍不知其道之切於倫常日用。確乎其不可離。迨後涉躐羣書。經歷世故。乃始知孔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天經地義。人倫物則。胥於是乎寄。凡有血氣。而不自外於人類者。甯有不瞻仰而服從之乎。方今

道德日卽淪亡。聖蹟幾乎熄滅。凡百君子。有能將一言一行。身體而力行之。並發明而光大之者乎。而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乎。何有。儀封人云。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之聖蹟。天下萬古之木鐸也。讀是書者。度必有憂患興起補救。呼號於其間也。跋予望之。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莊棊甫

孔子聖蹟

孔子生魯昌平鄉鄆邑闕里。

鄆即陬或作鄆。史記正義云：鄆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在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爲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鄆，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其先宋

人也。七世祖曰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爲宋大司馬，受穆

公遺命輔殤公，正色立朝，爲華父督所害，子孫因以孔爲氏。孔

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臯夷生防叔，防叔畏華氏之偪

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爲鄆邑

大夫，多勇力，偪陽之役，抉懸門以出門者。左傳襄公十年，諸侯圍偪陽，

叔梁紇抉之以出門者。圍防之役，宵犯齊師，送臧紇於旅松。左傳襄公十七年，

松，叔梁宵犯齊師送之而復。紇娶施氏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晚求婚於顏



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氏問曰：「鄒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於尼丘之山祈焉。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二十年十月庚子，年月從穀梁傳，路史云：今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云。

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孔子爲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少貧賤。及長，嘗爲委吏，料量平。又爲乘田，畜蕃息。按克勤小物，乃能當大任，此等處見得聖人小用小效，大用大效。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

之。按呂氏春秋載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見聖人之形狀雄偉。

十九歲娶於宋之上官氏。

生伯魚。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將合葬於防，曰：「古者不祔葬，爲

不忍先死者之復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

衛人之葬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遂合葬焉。

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按葬母而崇其封，與韓信葬母使冢上可置

萬家相類，聖賢豪傑少時志氣固自不凡。自命爲東西南北之人，卽不甘爲一鄉一國之士，與後世儒者拘守鄉里異矣。孔子先反，門人後，

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

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

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二十五月，禫而十日，踰月而歌。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喪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

孔子二十二歲，已教授闕里。

私家教授，開於孔子。

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年三十五，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也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孟僖子孔子第一知己。故

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南宮敬叔爲言於魯君，昭公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遂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按學問以游歷而實而大，京師堂故所藏，人物所萃，故先至。又按遊學之風亦開於孔子。既

而見老子問禮。又訪樂於萇弘。老子謂孔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曰：「敬奉教。」

按若虛若愚之旨，與有若無實若虛不

違如愚初無或異。觀家語老子猶龍之嘆，則知孔子之佩服老子者深矣，即適周問禮，與敬奉教之言可見。學無常師，正是孔子大處。尊聖人者，亦不必以此爲嫌。後世儒者多詆排老子，蓋沉溺於門戶之說日久，轉以自小之見，因緣先聖，而不自知其非據也。

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

附註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訪樂於萇弘，而道彌尊。夫孔子

之學，非萇弘所及也。老子與孔子，又道不同者也。而殷殷焉

問之彌敬，其治學精神，殊足爲萬世之法。今人徒知一得自

滿，恥於下問，或以門戶各別，不屑就教，宜其深造也難矣。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

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戣，南面以朝

諸侯之圖焉。

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

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

「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附註 善哉！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是故一國固有之國粹，實有保存之必要。無國粹，則歷代興亡治亂之跡不可考，何以改進今日之失？春秋時諸侯惟知竊攘，仁義不施，善惡不分，禮樂盡失，宜乎孔子覩物而有所觸也。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

事，不可復行。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

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

成網羅。

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

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札，拔也。尋，用也。誠

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

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

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

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

或之，東西轉移之

。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

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水陸長右，海江雖在於其左，而能爲百川長，以其能下。

天道無親，而能

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人識之！」

音志

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

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附註 夫大風起於蘋末，燎原延自星星，涓涓不塞，終成江河；

一言之失，足以殺身。孔子見金人之三緘其口，而教人以冰

淵之慎。蓋常人多忽於微末，而孔子則深注意之。是可見聖

人立身處世之道矣。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

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

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失也。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

可以忘也。」

昭公之二十年，齊景公田魯界，使人聘孔子，問曰：「秦穆
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
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
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又五年，孔子年三十六而季平子
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
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齊處之乾侯。頃之國亂，
孔子適齊，見景公，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孔子辭不受。謂弟
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君未之行而先賜邑，其不
知丘亦甚矣。」按言不行即不受邑，與懷
利祿以干人主者異矣。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自大賢之息，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按列國大夫把持利祿，相習成風，珠玉在前，

自覺形穢，故孔子所至見排擠亦時勢使然也。反乎魯。

附註 孔子至齊，景公待之，不爲不厚，然終不能見用。蓋此時人君，惟知爭奪是務，施禮樂行仁義之事，初非注意也。所以

厚待孔子者，震其名之高，冀拉攏之以崇個人地位而已。不料孔子所言，皆非人君所欲聞者，宜乎晏嬰片言之讒，卽因而疎之。此時列國皆然，不獨齊國，衰世之現象，固如此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附註 苛政猛於暴虎，爲民上者，宜三復斯言。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

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一作矣，一驅而前，少進，見有異

人焉，擁鎌

鎌，鏃也。刈鉤也。

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

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

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

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

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

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

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

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

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附註 孔子教人，以孝弟爲本。丘吾子有三失，第一少周歷天下，及還，已喪其親，此大背父母在不遠游之道。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丘吾子少不務本，故其出仕不能盡臣節，與朋友交，不能見信於人。然丘吾子尙能知其失而自悔，今不如丘吾子者，比比是也。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

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拜曰：「善哉！聖之智，過人遠矣。」

附註 行善必報，禍亦如之。釐王變文武之制，飾華麗，崇宮室，輿馬奢侈，傷財而害民，故死後天殃其廟。所以不殃其身者，以其爲文武之嗣故也。由此觀之，則人君之無道如釐王，而祖德不如釐王者，禍當身受之矣。此非孔子提倡迷信，特借其事以諷人君之向善耳。

齊有一足之鳥，飛習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翹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訛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附註 大水爲災，恆有預兆，爲民上者，務宜早爲之備，庶免禍迫燃眉，措手不及。齊景公見商羊後，以孔子一言，卽治溝渠，修隄防以爲備，終免於難，尙可謂之賢君。顧嘗見災前不知爲備，災後不謀補救者矣，吾思齊君不已。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太牢者，用少牢。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附註 凶年自貶以救民，賢君之禮也。孔子爲政，主張先從人君本人做起，則人民悅服而國以治。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之意也。

四十三歲，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後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作亂，欲廢三桓之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是時孔子年五十二。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按公山不狃召而欲往，見得聖人熱心當世，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與共事之人。然亦卒不往者，蓋其勢不行，或其人不可與有終也。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孔子初仕，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因丘陵爲墳墓，不封不樹。一年而四方則之。

觀聖人所定葬制，非盡以厚爲貴也。

定

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如何？」對曰：「雖天下可

也，豈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

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按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卽周官大司徒所掌土會之法，而孔子實行之者。

附註 公山不狝召孔子，孔子欲往，此得見得聖人以天下爲

已任，不因人而廢事。及初仕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觀

其設施，誠一大政治家也。

定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

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

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

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
富貴世祿之家。虞夏殷周，天下之上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

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尙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
君欲問之，則爲席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

其行也，肩而不竝，不敢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鴈行。父黨隨行，兄黨鴈行也。班白之老，

不以其任於路，任，擔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

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

甸役，五十始老，不爲力役之事，不爲田獵之徒也。頽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

五什同齒，則尙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孝悌，發諸朝

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

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定公十年，孔子年五十三，由司空爲司寇，齊大夫犁彌言

於齊侯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

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

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

備武，武事備文，固非迂闊者可比。

會遇禮畢，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

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定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

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以反我汶湯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按：魏姑之上一步不肯讓人，聖人固非專恃退讓主意者。齊侯將享魯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義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魯君，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文。於是歸所侵魯田以謝過。」按：夾谷之會，見得聖人智勇俱至。卻退萊兵，勇也。辭享以破其陰謀，智也。而其始終折服齊人，尤在遠處據

禮，春秋時所謂禮類，今西人所謂公法。有禮即文明，無禮即野蠻，故聞孔子之言，即慚愧無地，齊人此時，志在成霸，不欲冒無禮之名，猶今泰西各大國，極力做文明也。面子也。

附註 夾谷之會，齊陳兵以劫魯君，其勢洶洶然，固恃強權而蔑公理矣。乃孔子文事武事，節節預備，於壇坫之上，從容據理力爭，毫不退讓，卒使齊理屈而退萊兵，且悉舉所侵之田以歸魯。弱國無外交之說，在孔子似根本不成立。故孔子不僅爲大政治家，亦爲大外交家，宜乎此會之口碑千古也。吾國今日情勢，多類當時魯國，設有孔子其人，外交當不至節節失利耳。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

奚若某以爲奚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孔子曰：『當從

某子幾是。

今泰西裁判法規有所謂合議制，吾未見其如何合議，若孔子之爲司寇，進衆議者而問之，虛心採納，用其長而並不言其短，是固合議

之至善

矣。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牾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

赦之。

按三月不別，其間必有責教感化之事，其父請止者，感聖人之德化，止而不訟，故孔子赦之，記載雖不詳而可以意測者，此類是也。

季孫不

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

以教民孝，不亦可乎？』

孔子聞之，喟然曰：『嗚呼！上失其道，而

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之敗，不

可斬也。犴獄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

然後刑可卽也。故設法而不用，亦無姦民。』

按孝弟非可以刑求者，平常在教化，臨時則在

有以感發其天良，觀孔子之赦父子惡，則知後世所定忤逆重案，乃季孫殺不孝以教孝之心也。

昭公之薨也，季平子葬之

於墓道南，孔子爲司寇，溝而合諸墓，使人謂桓子曰：「貶君以影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爲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

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

』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者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

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

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爲治豈復可大

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

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故

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螻蛄，蛩蟪也。蛩蟪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巳。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

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

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聽朝。七日而誅亂政大

夫少正卯官名，戮之於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女忍與。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

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匹亦，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

曰記醜醜謂非義。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

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擷擷，聚也。側九反。徒成黨，

其談說足以飾褒瑩惑也。迴。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

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一作蠲，文王一作大誅潘

正一作潘，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爲人虛僞，亦聚黨也。管仲誅付乙一作附。

子產誅史何，一作鄆。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五，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乃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定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

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政出私門，則事權不一，絕無振興之望，故孔子爲政，先墮三都，大功垂成，而敗於公歛豎子，可惜可惜。孔子爲政，強公室，

弱私家，尊君卑臣，三月政化大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

氏害妻，愼潰氏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此

處絕非專恃德化，當日設施，必有類今日之警持者，惜乎記載不詳耳。初爲司寇，國人謗曰：「麇裘而鞞，

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聖人爲政，且有謗言，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信哉！至是，

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

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

盍致地焉？』犁彌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饜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朝，效又不致饜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近時劉古

愚先生謂：齊人歸女樂爲間，孔子於季氏，度必以孔子爲政，利魯而不利季氏之言動之，季氏入其謀，必有謀害孔子之事，故孔子見幾而作，觀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言，則知孔子之去魯，非第爲怠於政事也。

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桓子嘆夫曰：「子罪成，以羣婢故也夫。」

附註 孔子相魯，斷獄訟，悉採衆議而后定，實爲後世舉行會議之鼻祖。又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墮三家之都，其手段爽辣無比。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三家魯之權臣，其勢當不在小，而孔子毅然誅之墮之，勿稍猶豫。蓋孔子爲政，在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故三月而教化大行。齊國大懼，乃進女樂，而孔子勿能阻魯君，此固魯君之昏聩，實亦羣小之暗中作祟，使孔子不能安於其位也。嗚呼！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自古已然，吾於孔子之去魯，不禁擲筆三嘆。附龜山操：「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孔子去魯，將適衛。衛過儀，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人多謂有德無位則不能有所作爲，不知聖賢之在天下，存神過化，初不以有位無位爲加損，所謂流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性而不利也。

有天將以爲木鐸之言而師儒之局以開，儀封人是孔子第二知己。

孔子遂至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衛靈公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焉，居

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

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

「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子曰：

「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

觀此與下公良孺之言，知孔門師

弟，是以死相結。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在茲。」

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子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絃歌不輟，匡人解甲而罷。孔子遂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請而亦見，聖人固非拘滯者。居衛月餘，靈公與南子乘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去衛。過曹，云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在隨可以習禮，學固不以地方拘也。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微服而去。自古聖賢帝王，多由出生入死而來，吾輩避禍之心，亦何可過重。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與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等處見得聖人自信甚深，且可見其遇事鎮靜。

孔子適鄭，與弟

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頹似堯，

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

之狗。」聖賢亦有喪敗之時，有志聖賢者，苟遇喪敗之時，思此可以自壯。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

「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司城

貞子家。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去陳過蒲。今長垣縣。會公叔氏以

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

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子路公良儒可爲孔門二禦侮。蒲人

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

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孔子之宋，匡入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奪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巔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修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

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犇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然靈公老，怠於政。孔子喟然歎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有荷簣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

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末之難

矣。」佛肸以中牟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叛趙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

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

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此等處，見得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然亦不果行。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

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

「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時，須此二人而

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

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一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仰視蜚鴻，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入陳。

附註

孔子將西往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而止，知簡子之不足與共事也。衛靈公問兵陳，孔子以不知軍旅事對，非不知也，不願言也。然當時諸侯，無不好亂，宜乎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矣。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益見孔子之道彌尊耳。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

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曰：『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己之謂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

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兒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附註 蘧伯玉賢而衛君不能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措置如此，國何能興？史魚諫之不從，至以屍諫，卒能感動其君，親君子而遠小人，何其忠於爲國也？宜孔子之稱其直矣。

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一矣。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

嗣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

「仲尼」
古庸君往住爲宵小所蔽，交臂而失賢人，自

觀此可發一嘆。

桓子卒，康子欲召孔子，公子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

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

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

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

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

附註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季桓子魯之

權臣，臨卒始遺囑其嗣，必召孔子，蓋已良心發現，深悔昔日

不容孔子以興魯邦之非矣。故欲國家之興，必國內諸領袖

精誠團結，始克有濟。觀此可發猛省。

再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蔡。又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爾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纒而不

輟。子路以告，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之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論語連記此數節，見聖人不忘天之所以爲聖賢也。

孔子遷於蔡，會吳伐陳，楚往救陳。昭王軍於城父，聞孔子

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琴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而問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何爲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
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廣矣，爾思不遠矣。」
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遇難而不變，乃見學力，子路子貢於此處，且不能無動於中，故孔子獨喜顏淵。
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免於陳、蔡之厄，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其弗忘矣。」孔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子不困不

成士，士不困行不彰，庸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也。」

按此即舜發於畎畝章之

意。程子亦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則吾輩遇橫逆禍患之來，正可視為磨鍊之資，不必心驚氣沒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賣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子夢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

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
「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
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附註 孔子厄於陳蔡，臨難不變其志者，惟顏回一人，子貢輩
非其擬也。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致啟子貢之疑，孔子
深信回者，非此一問，不足以明顏子之賢，所謂知弟莫若師。
其孔子之謂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
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
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懣也。」懼其誰之子，不

我知而從我者乎？

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

子路悅，援戚而舞，

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

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

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

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

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

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

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輔，非楚之福

也。昭王乃止。自古宵小之排擠君子，有暴其短者，有譽其長者，暴其短者，明其無用，舉其長者，明其不爲我用也。子西之擯孔子，即用第二段

。然緣此亦可見孔門弟子，
成材有用，非迂拙無能者。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務餘。餘，餽同。忍甚切。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四也。惡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其秋，昭王卒，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四，而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

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民則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哀公十一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抑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聖人也。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

之，則可矣。『時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孔子，孔子辭不知，退而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會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附註 孔子去魯，皆以小人間之，故用之而不終。康子欲召孔子，冉有鑒往者之失，宜有是言。冉有將師，與齊戰克之，其徒如此，其師更可知，足徵聖人之無所不能也。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時年已六十九矣。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康子問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

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年老氣衰，難期振奮，用違其時，鮮不敗事，古人七十致仕，良有所爲，孔子此時所以忘情仕進也。

附註 孔子爲政，主張以仁爲本。以此主義，游說列國，此時好亂之諸侯，豈能用孔子之說？魯以幣迎孔子，似乎可用矣，而終不用。孔子知世運如此，已不可挽，而已亦年老氣衰，故不再求仕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地災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

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

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卽以己逆天時，詭

福反爲禍者也。此逆天時而暴致之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

以致妖孽，桑穀竝生也。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

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

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己

逆天時，得禍爲福者。此逆天災而德致之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

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

知此者，至治之極，唯明王達此。一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

得聞君子之教也。」

附註 孔子夙以國家之存亡禍福，皆由人爲，非關天命爲主。苟能上下一致，爲政得其宜，則國自興。國興則外侮尙能入乎？觀此段故事，可知孔子治國主張之一斑。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

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槩。」一曰物，雙曰槩。公曰：「

有二槩，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博有三十六道。哀

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

「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

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惓，憂也。朱劣切。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

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

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

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

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

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

身之甚矣。」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

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

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持故夫不比

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疎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

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魯公索氏

先落反

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

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也。贖，實也。貧，賈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鰥婦，鰥，寡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鰥

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鰥婦自牖與之言：「子何

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閉居。今子

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

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

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

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一

魯有儉嗇者，瓦鬲。

鬲，卽狄切。曲脚鼎也。

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

型。型，奚輕切。瓦甌小盆也。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說，如受大牢之饋。饋與餽同。子

路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一作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

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討之，因縣陳而取之，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

喟然

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下艮上爲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以其飾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珷，何也？質有餘，不受

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

邵伯聽獄於棠樹之下，民作

甘棠之詩。

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典籍文字，爲立國之統系，無此

則後人無所稽溯以繼承。然每經一次變革，則典章文物，亦與之俱盡。六經本周家舊典，非孔子刪訂贊修，授之門徒，遞相傳述，斷難保存。項羽之火，赤眉之火，一見再見，不獨祖龍之焚，爲詩書一大厄也。孔子以斯文自任，殆知其有絕大關係乎。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

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吾自備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爲序彖象繫說卦，文言，雜卦，以翼易。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論語作卒以學易，可以無過矣，蓋聖賢以無大過，語似兩歧，而義實互備也。

讀書，卽用以修身制行，易語吉凶消長之

附註

孔子修詩書禮樂，而三代文獻，賴以保存。吾人今日，得

觀六經之書，何莫非孔子當日刪訂之功。卽二千餘年來，中

國學術思想，亦多以孔子爲中心。孔子之聖，可謂千古一人矣。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也。教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告曾子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孔子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子路問聞斯行諸。孔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其

因人施教類如此。

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以此見魯之終不能聽孔子也。

七十一歲，顏淵卒。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明歲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

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涕，曰：「道窮矣，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世哉？」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天下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觀此則爲專尊君，謂孔教者謬矣。當一王之法度，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

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

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其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以布衣據

魯史作春秋，進退予奪，褒貶一世，以當一王法度，故當時疑其僭妄。彼謂孔子爲胆小者，觀此亦可悟矣。是歲陳成子弑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哀公曰：

『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陳恆弑君，何關退休講學人事，而沐浴請討，可見聖人未嘗一日忘國事也。世有自命孔子之徒，坐視危亡將至而不動者，觀此可以興矣。

附註 顏淵之賢，爲孔子弟子最，故卒而哭之慟。大野獲麟，知

道之終不行矣，是以悲從中來，退而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以一字之褒貶，而使亂臣賊子懼，可謂偉哉！陳恆弑君，孔子

在退休之中，尙沐浴請討，可徵其一日不忘國事也。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已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

聞聖人之後，而莽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

焉。」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

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也。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吊，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莞莞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

附註 孔子生于衰周，蒿日時艱，故以正世道人心自任。惜當時君昧臣忌，道不能行，泰山梁木之歌，殆自知其將不起乎！哀公生不能用孔子，死而誄之，其詞等於猫哭老鼠，假慈悲耳。是以左傳子貢譏之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

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孔林在曲阜北門外三里許，孔子墓在林中，東爲伯魚墓，南爲子思墓，西南爲子貢墓。

弟

子皆服心喪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服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家，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劍，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祠焉。平帝追諡爲褒成宣尼父。北魏孝文，改爲文聖尼父。唐太宗尊爲先師尼父。宋眞宗改爲元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釐正祠典，始改爲至

聖先師孔子，至今遂爲定稱云。

孔子好學敏求，而無常師。二十八歲，聞郯子東夷君長。朝魯，言

黃帝以來官名，見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使孔子生今日，必至屏西籍而不一視。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圖爲樂之於斯也！』又嘗學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襄子曰：『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

『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有

所穆然深思焉，有所矍然高望而遠眺焉。曰：『殆得其爲人矣，

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此？

『襄子避席兩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多藝多聞，嘗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太宰問於

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子聞之曰：「吾少也

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六藝爲應世實學，後儒講學，多偏於文字，講論身心性命，

而於此缺焉不措意，故其弊流爲迂拙無能，惟頌習齋以三物立教，率門弟子習騎射擊劍，足補漢宋兩家之失，師其意而通之，可成體用兼備之學也。季桓

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

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有

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問孔

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

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罅，

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

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此見孔子之博聞。

附註 孔子少貧賤，及長，嘗爲委吏，爲乘田。故孔子亦自言「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自古賢多出身貧困之中，而富

貴之家鮮焉。何也？士處貧困，足以磨鍊其志氣而思奮發，富

貴者則安於逸樂，奮發之念遂寡。孟子云：「天將降大任於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

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觀孔子而益信。

孔子好遊觀，嘗觀於魯哀公之廟，有欵器焉，問於守廟者，

曰：「此何器也？」對曰：「此宥坐之器也。」孔子曰：「吾聞宥坐

之器，虛則欵，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

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損之又損之道也。」又嘗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徇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懼，似勇。至量而必平之，似法。盛而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見必觀焉。」孔子沒後，門弟子各記所聞，爲論

語二十篇，及家語諸書行世。

孔子十九歲，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貺，因以命之。及長，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爲貌，惟不飭故無貌；禮貌衿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貌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心無忠誠也。不忠失禮，禮以忠信爲本。失禮不立，不學禮，則無以立也。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音桓，○胡官切推切音追二音同義，細葦也，菑也。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注於地而生。

崔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者乎。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

生子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常困於宋，作中庸。

漢太史公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附孔子語

王言解

孔子閑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出不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大戴禮作得夫，負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負倚也。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

曾子曰：「非敢以爲足，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

語女！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藥之，不可以取也；取，趣也；千如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鬪讖

市鄽，皆不收賦。

市，譏，呵也。譏，異服異言，及市鄽皆不賦稅，古之法也。

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

之，何財之費乎？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

孔子曰：「上敬

老，則下益孝；

上尊齒，則下益弟；

式至切

上樂施，則下益寬；

則下擇友；

上好德，則下不隱；

上惡貪，則下恥爭；

上廉讓，則下恥

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

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

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

忠而士信，

民敦俗樸，樸，慤，慤，願貌。

男懋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

下，四方而不窳。

薄也。

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窒也。

等之。

等之，齊也。

以禮，

立之以義，

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

曾子曰：「

道則至矣！

弟子不足以明之。

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

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說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刑，民懷其德，近者說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封道曰埒。淮南子曰：道有行埒。又堤也。廬拙反埒。二而矩，此單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說方里之名。疑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稽積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

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

曰，魚籠。弋，繳射也。○罩，陟教切。

非以盈宮室，爲祭與養也。徵

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

備人倫，養君子。

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

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

多

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

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

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

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

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

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

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如周禮大司徒教萬名而賓與卿大夫考其禮藝，獻賢能於王，王受而登之天府是也。

既

知其名，又知其實。

按周禮卿論其秀士外大司徒，而大樂正大司馬以次辯論其官材進其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是也。

又知

其數，

如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舉二人。又如郡國口二萬以上，歲舉二人。口自二萬以至百萬所舉自一人以至五人各有差是也。

及其

所在焉，

列侯郡守各以其卿。

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

而天下治。

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

下之士說。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

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

之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

疑有闕

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

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

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命而已矣。夫明王之征，必

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

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也。

大昏解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變色

貌。七小切。

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與後寡人實固之固

也。同。陋。

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

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

哀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

臣信，三者正則庶物物，猶事也。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如

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

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
禮以敬爲至。雖天子敬以昏爲至。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諸侯皆

冕而親

迎。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

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

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

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主以長子言，故下曰萬世之嗣也。

君何謂已

重乎？」

公曰：「寡人實固，

固，猶鄙也。謂以冕而親迎爲已重也。

不固安得聞此言乎？

寡人欲問，不能爲辭，道少進。」

一下有教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

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

爲宗廟天地神之次。

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

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身正然後可以正。

人者

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

國恥則足以興之，恥國不知禮，足以興起之。故

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

孔子遂言曰：『三代明王，必敬

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

冕而親迎，爲親主於內也。

子也者，親之後

也。冠於阼階，爲親傳其後也。

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

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

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

言百姓之所法而行。

身以及身，子

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能修此三者，則大化愾

至也，又及也。黑一切。

乎天下

矣。昔者大王之道也。

大王出以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饑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大王之道也。

如

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

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行雖過，民猶從之也。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

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

姓與名，謂之君子。猶言與之以君子之名也。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

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

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安土樂天，易中盡性之事，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不仁，安

士也。既知天命，而又樂天。理，樂天也。不能樂天，則不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

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

物，合天道也。合物理之當然。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

『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

能久，

不閉故常通，而能久，言無極也。

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

明之，

無爲雖若難名有，成功則昭著也。

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眉兵切幸煩

子志之心也。」

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

孔子蹴

不自安貌

然避席而對曰：「仁人

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

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也，無如後罪

何。」

言寡過之難也。

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

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將用之，

己國也。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延之。」季孫

以告哀公，公從之。事在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矣。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

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褒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縹布爲之禮冠也。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俗。丘未知其爲儒

服也。」言非所重。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

其物。物，猶事也。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大僕。君燕朝，則正位掌摯相。更爲之久。

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待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

籍也，資也。能籍先王之道以資政治也。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方行以待取，

忠信則可任，力行則可使，皆我自力以有待而不求焉。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之仲切動作

愼，大讓如慢，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如僞，所以致曲，故知僞而不誠。大則如威，小則如

媿；大小以容貌言，大則有所不雖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

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古文也。莊皆切。難，慎重意。那壇切。其坐起恭敬，言必誠

信，行必中正；也。敬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也。怒愛

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不爭近小以害遠大。其備預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也。祈求土地而仁義以爲土

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

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

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淹之以

樂，五教好，虛到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難之以兵而不攝，

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鷙，猛擊也。疑卽毛蟲。

羽蟲之蟲。攫，左手握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力足以任重也。往者不悔，

行必當理，故不悔也。來者不豫，知足以應變，故不預。過言不再，流言不極，流言相毀，知足以止之，詎可窮乎？

不斷其威也，常嚴莊。不習其謀，物竹順應。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

不可劫也，強取。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記作淫，修溢

也。其飲食不溇，溇，厚也。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疏曰：此句似，尙氣好勝之言。

未合，於理。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爲干櫓，干，楯櫓。

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

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一簞門圭，簞門，編荆竹爲

濟爲齋，蓬戶，以編蓬爲戶，破甕爲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出。并日而食，並一日

也。爲一食。上答也，答，合。之不敢以疑，道合則信而就之，不逆詐也。上不答，不敢以諂，不合

失也。不患其任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奢，同今世行之，後

世以爲楷，也法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諂之民，有比黨

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

不忘百姓之病也，身雖危而不行其志，道雖塞而不忘其民。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

而不窮，知新故篤行而不倦，可久故幽居而不淫，窮不失上通而不困，

達不離禮必以和，和優游也。以法，有節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陶瓦者毀

其圓則方，合其方復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

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上不求報推賢達能，不望其報，下不責報君

得其志，聲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浴德，致其潔清以陳言而伏，入告其君，不揚於外。言而正之，上不知

也；默而翹之，又不爲急也。以清靜事君，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默而發之，所以爲不爲也。不臨深而

爲高，不加少而爲多。言不因勢位而自矜莊也。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

異己不非。達而必以其道，窮而必行其志；不以同己而與，不以異己而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

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尙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

博學以知服。服，力行也。近文章。雖近文不勝質。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十稊爲銖，八兩爲錙；

言輕也。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

立。位相等也。則樂相下。位相讓也。不厭。與齊等也。久別則聞，流言不信。記有其行本方立義六字

，明其所以不信之義。義同而進。記將義字屬上。不同而退。同，謂與友也。其交。記有友字。有如此

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愼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作

爲也。○遜接者，仁之能也，體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一子賀切

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之入者，既歷數以告哀公，而終之以仁；仁者百行之原也。儒

皆兼而有之，一兼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

隕穫於貧賤，隕穫，墜割也。一說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誦於富貴。充誦，驕吝也。一說踴躍參擾之貌。不溷

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溷，辱也。累，罣礙也。閔，傷也。言不受於君長有司也。故曰儒。儒者，

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妄，句常以儒相詬疾。詬，疑作誥，毀也，疾，惡也。妄，竊儒名，故爲人之所

毀惡也。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

以儒爲戲矣。」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尊猶重也。

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祭以事天地之神，皆以禮爲儀節。神兼百神言。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

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

故君子以此謂。此指禮也。爲之尊敬，尊敬謂大也。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

易曰：禮非強世所謂順也。不廢其會節，此總前言，會謂禮之所聚而不可遺，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也。既有成事，成事謂

諷日，筮吉，而事可成也。然後治其雕鏤，器祭文章黼黻，祭服以別尊卑上下之等。

其順之也，順謂人無違心也。而後言也。猶明也。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

牲，設其豕臘，臘，乾肉曰臘。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

後宗族會宴，醺一作醢。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

不雕璣，器不彫刻，一作鏤。鏤食不一味，心不淫志，疑作慝。以與萬民同利。

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

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如固獲之固力取也

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

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也。理夫昔之用民者由前，

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也。杞夏後而不足徵，徵證也。吾得夏時焉。於十二月

夏數，得天心之中，或謂即夏小正之屬，小正，夏之書名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而不足徵

也，吾得乾坤焉。得天地陰陽之書，即易也。商易曰歸藏。歸藏，首坤，次乾故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

例也。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記作禮之初。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

古未有釜，以米肉加於燒石之上，熟而食之。

汗罇而杯飲，

罇地爲罇，掬手而飲。杯蒲侯切。

蕢桴

蕢桴桴也。蕢○具位切。桴○房

切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

享其德，不求備物也。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

「高！高作臯。引死者之名復！」

然後

既不復，然後以下乃行死事。飲腥苴熟，死始含以珠具，將葬苞苴以

遣，奠而送之。

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爲天望而地藏也。

氣上故望天而招，體降故穴地而藏。

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

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橧，掘地而居謂之營窟，登切。巢，柴爲橧，在樹曰巢。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

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

毛末盡而食曰茹。

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

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

用刑範治金爲器也。

合土

和合泥土爲陶器也。

以爲臺榭，宮

室，戶牖，以炮以燔。

毛曰炮，燔火曰燔。

以烹以炙。

沈而煮之，釜曰烹，貫而置之，火曰炙。沈直，禁切。以爲

醴酪。

醴，醴酒。酪，酪漿。

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

玄酒在室，醴醢在戶，黍醢在堂，澄酒在下。

按禮辯酒之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室內在北，太古用水，故尊尚之。戶在室稍南，堂在室外，下則堂下矣。去古漸遠，故五者各以等降設之。玄酒即泛齊，醢即盎齊，澄即沈齊。

齊才謂切上聲醒他醴切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其祝嘏，

以降其上神。

上神，天神也。

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

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言行禮如此，則神格而鬼享矣。作其祝號，

按禮祝號

有六，神鬼祗牲齋幣也，皆美其辭以告神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

腥其俎，

此三者，法上古禮也。熟其殽，

雖有所黏，猶有所腥，不忘古也；至下合烹，則無復腥矣。越席也。

越，越同，剪蒲也。戶括切。席以坐，疏布以罩，

當作幕，覆酒布也。

質故用疏罩。

衣其浣帛，

凍染以爲祭服。

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

嘉魂魄，

嘉，善樂也。

是謂合莫。

契合於冥漠之中也。此以上至熟其殽，法中古禮也。然後退而合烹，

烹熟之體無復腥也。

體其犬豕牛羊，

體謂解其牲體而薦之也。

實其簠簋，籩豆，鉶羹，

簠簋，籩豆，詩傳作瓦器。

以盛黍稷。簠竹器，豆木器，以盛菓核。俎醢，銅銅器如鼎，和羹之器也。

祝以孝告，以通孝子語於先祖。

嘏以慈告，

以傳先祖

語於孝子。

是爲大祥，祥，善也。合。烹以下此當世之禮也。

此禮之大成也。」

解 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章甫。冠名。絢，履頭之飾也。紳，大帶。搢，插也。笏，所執以書思對命者。

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烹，端衣玄裳，齊服也。軒，車也。烹，辛菜也。斬衰菅菲，菲，菅草履名。一作屨。夏曰。屨，周曰履。杖而歔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

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言服其服，則制其心也。公曰：『善哉！盡

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

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

『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也。』之

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

如流，不知其所執。苟有五惡爲正，心從而壞，言五惡之正爲物所誘也。此則庸人也。』公曰：『何

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

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處，猶守也。

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

必審其所由。言所務者，皆必得其要也。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

命形骸之不可易也。言若性之所命，形之所賦之不移。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

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

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也，苟作德。言不自以為德。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思

慮通明而辭不專。不專，不尚言也。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

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遲也。不進之貌。一作猶，舒不及，謂從之末由也。』公曰：『何謂

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闕也。行中規繩，言足

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

於本。本亦身也。苟作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古作苑，私積也。德惠而天下化之

，不獨富也。施則天下不病貧。德普而天下賴之不獨貧也。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

『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

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謂萬物之情性。明竝日月，化

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鄰，以喻界畔也。此謂聖人也。

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

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

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

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謂君如此言，則爲已知之矣，故吾無復所言矣。謙已以誘進乎哀公也。

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也疑孔子曰：「君

入廟如而。一作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機機几筵，其器皆存，而

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味爽，始明也。

夙興，早起也。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

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中，日中也。冥，日景日昧。諸侯子孫，往

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緬，繆

反覆之貌。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征營之貌。遠視，一作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

數焉，言亡國故墟，不止於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

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

於官，官所司也。言各當以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敏疾也。鉗，妄對不誠

也。啍，多言也。捷捷，貪也；捷捷不已，所以爲貪。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

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

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言人無智者，雖不慙信，不能爲大惡；不慙信而有智能，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守也，自

攻，攻人也。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

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一說公意小欲能守如大國則我攻何故苟違此

道，民畔畔與叛同○切如歸，各有所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其守？」公曰：「善

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

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

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外傳作好干上。嗜慾無厭，而

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

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也。行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觀思

孔子北遊於農山，山在魯地，一作景戊。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

望喟然而歎曰：「於思致斯，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

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

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蟠，委也。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

地千里。攘，也。却。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旂旗也。馘，截敵之耳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

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

戰於澠瀆之野，澠瀆，廣大之貌。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

衣白冠，

兵士尙白。

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

者從我焉。一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

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

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

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明

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使民

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

地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

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一夫子凜然而對曰：「美哉德也！」

子路抗抗，舉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

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季羔爲衛之士師，

獄官

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躓之亂，

初，衛靈公太

子蒯躓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躓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

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

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

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既而追者罷。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

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別

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

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

愀，變色貌。七小切。

然

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

臣之所以說一作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

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季平子用孔子，屯委吏至司空，千鍾祿也。

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

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學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

夫二子之貶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曾子曰：「入其一作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

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

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

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也。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一作受罪必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聚茵而坐，列

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

蠹？言不可復在也。

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

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商。孔子曰：

「商之爲人也，甚恻，客同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慄慄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慄慄，危懼貌。扞馬，突馬也。

子貢曰：「何其畏也？」

孔子曰：「夫通達之御。」

一作屬。

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

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

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

以抑姦。如此而正也，治不難矣。」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

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殆，危也。夫幼而不能強

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

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素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也。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

殆之。疎賢而近小人，危亡之道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

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

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策爭以救其過。四輔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

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卿及內外股肱凡五人。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大夫有室，老家有

相，邑宰凡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

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主。故須朋友之諫諍，然後不行不義之事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詎

猶豈也。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詳審其所從之宜與不宜。之謂孝之

謂貞矣。」

好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

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

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

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習也。無他，好生故也。知人無害之心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綏對。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恥之。」凡興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已，故恥之。

賢君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閑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家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辯政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諫也。二曰

嚮諫，嚮，東無文飾也。

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

四曰直諫，

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

吾從其諷諫乎，

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絕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

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說中，故不可以務多說。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

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慧，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

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也。允，信也。能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

至而後悔，可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

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辯物

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人隳之。會稽，山也。隳，毀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

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日大人。」周之初，及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楷矢貫之石罍。楷，木名。罍，箭

。鐵

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

「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

夷百蠻，

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

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貢楛矢。」楛，箭括，箭

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

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

得之，金牘如之。」牘，匱也。

哀公問政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

「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衆生必

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

至也。合鬼神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也。骨肉弊於下，化爲野土，其氣揚於上，

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極中制爲中法。明命鬼神以

爲民之則。明命，猶尊名。民事其祖，禰也。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

爲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爲始祖爲祧也。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

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聽，謂慎教令也。

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二端，謂氣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也。薦，腥時

燔燎膾蕭，所以報氣也。謂以蕭光取祭脂以合於香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修肺肝，加以

鬱鬯，所以報魄也。

鬱，香草。鬯，櫛也。

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

禮之至也。

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

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

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

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

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

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母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謂祭事已畢。不知親

饗否故哀。

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非為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

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五刑解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也。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與生時饋養之道同之。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民之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

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罅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尙，猶也。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姪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

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禮運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畢賓客之事也。乃出遊於觀之

上，觀宮外門闕，周禮所謂象魏也。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

「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道大行也。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而

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習也。睦：親也。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爲大道，天下爲公。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必不藏於己；力惡其不

出於身，不必爲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爲德惠也。是以姦謀閉而弗興，盜竊亂

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人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謂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其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_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於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亡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杞之郊也，禹杞，夏後本郊，魯以繇非合德，故令

杞郊
禹。

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杞宋，以二王之後，周

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

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

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和
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幽蔽於
禮。醜犂及尸君，非

禮也。夏曰醜，殷曰犂，非王者
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修之
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

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
夫冕弁復歸設奠服，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是謂脅君。迫於其
君。大夫

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爲祭器
，今皆不假，故非禮。是謂亂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

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

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

，先告其鬼神，以將入止也。

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

家，是謂君臣爲諛。諛，戲也。

故夫禮者，君子柄，柄，亦乘持也。

所以別嫌明微，儆

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

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

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事，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

所以藏身，

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人。

必本之天郊以降命。

郊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

命教於

社之謂效地，

所謂因地之利。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奉祖廟，彌近彌親，彌尊，仁義之道也。

降於

山川之謂興作，

下命祭所謂山川者，謂其與造雲雨，作生萬物也。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下命使事五祀者，

以其能爲人事之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固也。

藏身以此則固。

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

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其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

言聖人常所存處者

禮之次序；常翫樂者，民之治安也。

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

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

時及財，天地之所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

君者，

人所則，非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

夫君者，明人則有過，

爲君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也。

養人則不足，

以時君失政不能爲人所養。

事人

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

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

是故用人之

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

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其死宗廟者，以禮變爲也。

凡聖

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知其

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德，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以一窺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而後焉。月生，而後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缺。五行之動，

共相竭也。

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

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

爲本。

用事者爲本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一月

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爲宮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

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

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

五色者：青，赤，白，

黑，黃。學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待水而章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

於天地之間，如五臟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

臟最聖也。

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

則，作爲則法。

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日星爲紀，月

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

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

天地爲本，則萬物包在於其中。

以陰陽爲端，故人

情可睹。陰陽爲情之始。

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

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

以日星爲

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以月爲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

有分理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

復；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也。人情以爲田，故人

以爲奧；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爲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鱸不詗；詗，諗也。潛而鳥不羝；羝，走飛麟以爲畜，而獸不犧；犧，走飛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者，莫善於蓍龜。故曰：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繪，宣，祝，嘏，辭

說，封，泰山。宣，謂播宣揚之。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事有職，

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償鬼

神也。

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三老在學。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違也，以守

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

於祖廟，而慈孝服焉。

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

言禮之實藏。

夫禮必本於太一，太

者，元氣也。

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

曰命。

即上所爲命。降於天地祖廟也。

其官於天也，

官爲職分也。言禮之職分，皆從天下來也。

協於分藝，

藝理其

居於人也曰養。

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

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

人情之大寶。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

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麩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理。藝協諸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

臣廉，官職相正，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滯也。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閉，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叙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守長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乃既灌；用火，季春焚萊草，孟冬以火田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宜。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悅以使民。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

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釜丹竈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

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

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

順之實也。則是無故四字，疑有錯誤，縣周識。

正論解

齊國書伐魯，國書，齊卿。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

非不能也，不信乎。言季孫德不素著，爲氏所信也。請二刻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

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

「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法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

性達之乎？」對曰：「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

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該，包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僖子之喪。而昭公在外，時爲季孫所逐。未

之命也。未命二人爲卿大夫。定公卽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僖子病不

知禮，及其將死，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

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嘉謀，學安敬之道。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

者王后親織玄紉，

紉，冠垂者。

公侯之夫人加之絃纒，

纒，屈而上者。謂之絃纒，冠之上覆也。

卿之內子爲大帶，

卿之妻爲內子。

命婦成祭服，

大夫之妻爲命婦。

列士之妻加之

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秋而戎事，烝而獻功。

男女春秋而勤藏事，

冬烝祭而獻其功也。

男女紡績，憊則有辟，

績，功也。辟，法也。

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

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亡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

齊

尅通於夫人。鮑牽知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尅而讓之。慶尅告夫人。夫人怒。國相靈公以會於諸侯，高鮑處子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

遂別鮑牽之足。而君別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

遂別鮑牽之足。

而君別之，其爲至闇乎？

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

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

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之宅。信有之乎？」

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曲禮子貢問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

觀也。

宋陽門之介夫死，

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也。

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斂手足形，

旋葬而無槨，旋便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遊曰：「有

亡惡乎齊？」

惡何齊限。

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

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

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

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勿除，孔子曰：「何不除也？」

「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望之。」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驚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馳道君行道析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

不用牲也祭事不懸，不作樂也杞以下牲，當用太牢者用少牢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

苦枕干不仕，干盾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鬪。」兵常不離於身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御

國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

爲之乎？」有司，當職吏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

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

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止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士既虞而卒哭也。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

子夏曰：『金

革之事無避者，非與？』

孔子曰：『吾聞老聃曰：『魯公伯禽有

爲爲之也。』

伯禽有母喪，東方有戎爲不義，伯禽爲方伯，以不得不誅之。

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

弗知也。』

孔子聖蹟

一四八



孔子聖蹟正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一	九	(下註)	臧紇，)	臧紇於防，魯師逆臧紇至旅松，
一	十	(上註)	叔梁紇宵)	叔梁紇宵
三	三	七	復也	復見也
二二	一	十九	乘我	乘從我
二二	八	廿三	罪魯	罪於魯
二八	九	九	人弗	人攻之弗
三〇	二	六	中女	中好女
三二	十	十八	文在	文不在
三六	八	十七	政孔	政。不用孔子，孔
四一	三	十一	終再	終，是再

孔子聖蹟 正誤表

二

四二	四	十九	倦發	倦，誨人不厭，發
四二	七	三	孔丘	爲孔丘
四三	七	二	廢之也	廢也
六三	五	十	賤不	賤賤不
六五	二	九	子形	子之形
七九	八	(下註第一行)	此單	此說
七九	八	(下註第二行)	井說	井自
八〇	一	(中註曰)		原

上海新學會社出版書

王文成公文選	四冊	一元二角	農業類書	三十種
韓柳歐蘇文鈔	八冊	一元	森林類書	十二種
王陽明傳習錄	二冊	五角	畜牧類書	十五種
所知錄	二冊	五角	養雞專書	十二種
玉樞經籥	四冊	八角	養蜂專書	十二種
黨治與自治	一冊	六角	果樹專書	十種
黨治問題	一冊	六角	蔬菜專書	五種
村治的建設方案	一冊	一角五分	花卉專書	三種
兵工政策	二冊	一元五角	農業病虫類書	八種
民法總則編釋義	一冊	三角	蠶桑類書	三十種
民法債編釋義	一冊	一元四角	工業類書	六種
民法之權編釋義	一冊	五角	商業類書	十種
民法私屬編釋義	一冊	八角	初級農科類書	十七種
民法繼承編釋義	一冊	四角	高級農科類書	二十四種

備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孔 子 聖 蹟

定 價 大 洋 四 角

編 者	莊 崧 甫
校 閱 者	錢 釋 雲
出 版 者	新 學 會 社
總 發 行 所	新 學 會 社
代 售 處	各 省 大 書 店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出 版

#10

+42125

14.2/25